



市井

506病房的母亲们

□ 高会

老母亲身体不适,住进了506病房。同病房的还有七十岁的杨阿姨、五十多岁的王大姐。

因为母亲已是八十七岁高龄,医生准许我和大姐两人轮流陪护。接下来几天各项检查轮番进行,血管、肝胆脾肾各个部位应检尽检,弄得母亲筋疲力尽。看着她紧锁的眉头和毫无血色的脸,我们心里倍感难受。

这天,大姐为病床上的母亲做着腿部按摩,聊着小时候母亲为我们轻摇蒲扇驱蚊蝇的事,来分散母亲的注意力。我拿梳子轻轻梳理母亲花白的头发,促进头部血液循环。药瓶里的液体一滴一滴往她的血管里输送。她老树皮般的手背插着针头,粘贴着雪白的胶条,手腕上跳动的脉管清晰可见。她为我们付出了毕生心血,看着她风烛残年的躯体,我的心在滴血。怕我们担心,她竭力掩饰着痛苦,如往常一样,与我们聊着家长里短。可她突然闭了一下眼睛的动作,暴露了难耐的病痛。我说:“妈,很难受吧?”“不难受,好多了!”母亲故作轻松地说。

王大姐由护工照看,正在接受右腿麻木的治疗。看到我们母女温馨的一幕,她不再呻吟而是大哭起来。我们以为她病情加重,叫护工赶紧联系医生。护工轻轻为她按摩着,向我们解释:“她离婚了,唯一的女儿出嫁了。她做脑瘤手术时,女儿侍候了一个半月,她心疼女儿挣钱不易,还给女儿补上了工资。现在她住院,想让女儿照料,享受亲人的关爱和慰藉,可又怕耽误女儿工作,连累她。”说完,护工瞄了一眼刚刚平静下来的王大姐,苦笑了一下。我也关切地注视着她:消瘦的身体只剩一个骨架,泪水顺着眼角淌过脸颊,落到枕头上,枕头上已经潮湿一片。她面色蜡黄、皮肤松弛,深深的褶皱爬上了额头,与实际年龄比显得苍老许多。这时,我才明白王大姐的痛苦,不只是身体上的还有精神上的。

杨阿姨平时由女儿照顾。一天晚上我依偎在母亲身边睡着了。凌晨两点左右的时候,突然石头落地般的响声惊醒了所有人。我赶紧打开灯一看,是杨阿姨摔倒在地板上,我和护士扶她坐到床上。她左手腕鼓起一个包,左侧颧骨也肿了起来。医生联系女儿失败,要求她继续电话联系,她却说:“天亮再说吧,黑天半夜的,不折腾她了。她的小孩需要照顾,我才叫她晚上回去的,我没事的,无大碍。”护工叹口气:“可怜天下父母心啊!前两天有个八十多岁的老太太不让孩子们陪护,半夜上厕所摔倒了。她不想打扰儿女们,就这么趴了很久,直到被护士扶起来。”

眼看着杨阿姨左脸越来越高,左眼挤成了一条缝,外科医生再次要求家属过来,需要拍片确诊,她才联系了儿女。拍片显示:腕部和颧骨粉碎性骨折。医生宣布本院治不了,需转院。女儿抱着母亲号啕大哭:“本来血糖都调好了,该出院了,都怪我没照顾好你!都怪我!”这时她却安慰女儿:“不怪你!我腿脚利索着呢,也不知道怎么摔倒的……”

汪国真在《母亲的爱》这首诗中写道:“我们也爱母亲,却和母亲爱我们不一样,我们的爱是溪流,母亲的爱是海洋。”506病房的母亲们再次诠释了母爱的细腻和深广。

万物

认识乡村是从认识田园生长的植物开始的。我从日晒风吹雨淋的日子里,感受到生命的从容、安静。

作家余华在《在细雨中呼喊》中写道: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友人,而是回到了孤单中,已真正开始了独自的生活。有时我也会因为寂寞而难以忍受空虚的折磨,但我宁愿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自尊,也不愿以耻辱为代价去换取那种表面的朋友。

是的。我也需要这样一份孤独,我有必要和田野上诸多不会言语的植物交谈,和它们一起生长,在风雨中自强,

青草在野

□ 闫建斌

在阳光下奔跑、微笑,应该为时不晚。

四叶草,蝶形花科,顾名思义,长有四片娇小的叶子,植株青翠矮小,花呈黄绿色,喜温暖,附地生长。

一个忙碌的上午,我锄地归来,路过小河边,一片耀眼的绿突然映入眼帘。它们一株挨着一株,紧紧地挨在一起。这样的景色,对于长期生长在农村的人来说,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,可我还是被这片河边茂盛生长的野草吸引了。

我放慢脚步,一步一步接近它们,挨着这片绿草蹲下身子。它们一团团、一簇簇,自由生长,有的开出了微小的

黄色花朵。周围几蓬葳蕤生长的辣子草以及其他高大的植物,在硕大的空间挺立着坚硬的枝干,仿佛给这片四叶草搭建了临时遮阳网。

一道绿色的波浪迅速在我的内心掀起,可只是瞬间的感悟。四叶草安静地生长在这些高大植物构建的狭小空间里,那么娇小,那么默默无闻,那么孤独。

孤独? 其实不是。真正的孤独来源于内心。只有如四叶草一样内心保持着生命的温暖,才能拥有燃烧的激情。

美食

打糖

□ 龚琴

每次吃麦芽糖,我就会想起小时候吃过的打糖。有人说打糖就是麦芽糖,也有人说打糖是麦芽糖的一种,我也不知道哪种说法准确,都是用小麦和糯米制作而成的,想来都差不多。打糖于我,不只是糖,更多的是一段值得怀念的童年时光。

那时,打糖是由商贩挑着担子走村串寨换的,用旧凉鞋换。一根扁担,两个箩筐,箩筐上各放着一块有沿的木板,木板上是用布盖着的厚厚的打糖。我们称呼这些商贩为“换打糖的”。换打糖的很少吆喝,他们会在担子前面绑上一块铁片,边走边敲出“叮、当、叮……”的声音。

“换打糖的来啦!”随着同伴一声喊,原本在一起玩闹的孩子作鸟兽散,各自匆忙跑回家,把准备好用来换打糖的旧凉鞋都翻了出来。旧凉鞋拿出来了,换打糖的也走近了。换打糖的把担子往地上一放,我们就都围了过去。搬椅子的、倒水的,好不热闹。换打糖的刚坐下,大家就争着要换糖。收了一个孩子的旧凉鞋,就先给这个孩子换打糖。打糖很硬,换打糖的不紧不慢地掀开布,一手拿鏊子,一手拿锤子,轻轻地敲下一块糖来。糖的小由收到的旧凉鞋来决定。我们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,小心翼翼地接过糖来。

家长是从来不会阻拦我们用旧凉鞋换打糖的,可也免不了有贪吃的孩子把家里的新凉鞋也拿来换糖,被发现后自然是免不了一顿打的。但有时,妈妈们也会用积攒的鸡毛或鸭毛给我们多换上两块糖。换打糖的是很乐意用鸡毛或鸭毛换糖的,只是在农村鸡鸭还是相当珍贵,用鸡毛或鸭毛换糖的少。

换打糖的过程是欢乐又香甜的。换好糖后,换打糖的也不着急走,孩子们一边分享着换来的糖,一边缠着他讲讲路上有趣的见闻,俨然是遇上了老熟人。通常,换打糖的很乐意和孩子们说一会儿话,缓解下一路的辛苦。喝些茶,聊会天,短暂的休息后,换打糖的又挑着担子出发了。

几双不穿的旧凉鞋,换几块香甜的打糖,是不是有点像古时的以物易物? 想来也是蛮有人情味的。现在已经看不到挑着担子四处换打糖的商贩了,偶尔在县城的街上遇到过一位卖打糖的老人。现在的打糖早就不用旧凉鞋换了,都是直接买,和以前一样的味道,但似乎少了点意思。



蕉娇 方燕 摄

关雎

月亮代表我的心

□ 付景莉

举头望云天,满月秋意浓。甜饼咬一口,香甜溢心间。园中赏月去,形影紧相伴,月从眼前升,白首心共鸣。

中秋佳节的夜晚,赏月是必不可少的。我家每年到这个时候,父亲都会陪母亲去赏月,从青丝到白发,从没缺席过。院子里、山坡上、小河边都留下过他们相伴赏月的身影。

可是,就在去年,母亲患了眼疾,视力变得有些模糊不清,尽管去医院治疗过,但效果不是很好。日子一天天地过去,眼看就快到中秋节了,父亲很着急。“如果到时候你妈眼睛还不好,不能好好地赏月可怎么办?不行,我得想个办法。”父亲边跟我们叨咕着,边想起了办法。可是,他绞尽脑汁,也没有想出来什么好办法。

一天晚饭后,他带着刚上小学的重孙女儿小雨出去散步,当他们路过一条小河边时,突然听见小雨大喊一声:“太爷爷,你看那水里的月亮,和我画的一样美。”父亲听了这话,突然眼前一亮,何不自己做个月亮呢?那样,母亲到时候就可以近距离赏月了。

说干就干。为了给母亲一个惊喜,父亲背着母亲回老屋开始悄悄准备了。他先买来一个又大又结实的白色圆气球,再根据月宫的神话传说,在气球上画出了仙气飘飘的嫦娥仙子,还有吴刚伐桂、玉兔捣药等场景,并根据远近不同,画上大小不一的星星。父亲的画工很好,画完这些后,开始彩绘。待所有的工序都完成后,父亲把提前准备好的充电小彩灯围着气球没有图案的地方粘了一圈。当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灯系着长长的绳子被绑在一根长竹竿上时,父亲历时半个月、每天耗时1个多小时制作的月亮灯终于

完成了。父亲在晚上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试了下,很成功,他对自己的杰作非常满意。

接下来就是找适合中秋节当晚放月亮灯赏月的地方了,父亲知道母亲喜欢浪漫,本想把地址选在家门外不远处比较宽敞的小河边的,可是由于疫情不能出门,父亲便把园中准备放秋收粮食的场院提前平好,把地址选在了那里。

中秋节那天晚饭后,父亲又仔细检查了一下月亮灯,确认没有问题后,把接下来的工作交给了我们。父亲像往常一样陪着母亲在院子里散步、聊天。而后,到了赏月的时候,母亲本想在院子里寻个最佳的位置,父亲却牵起她的手,走入园中的场院处,坐在了提前准备好的小凳上。

母亲不解其意,怔愣间,就见场院外的墙头处缓缓升起一轮明月。母亲惊呆了,转头看向父亲问: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父亲呵呵笑着握住母亲的手说:“你眼睛不好,看天上的月亮太远赏不好月,我就摘了个月亮送给你。”“你这老头儿没正经,那么高怎么摘?是你做的吧?”父亲嘿嘿笑着点头默认。母亲虽然嘴里说着父亲,但也着实被他的举动感动到了。她将头靠在父亲的肩膀上,依偎着他,静静地注视着徐徐上升的月亮,好一会儿,才露出了羞涩的笑容,那种害羞劲儿如小姑娘一般。

“月亮代表我的心”是一句歌词,但此时,我认为,它很能代表父亲对母亲的那份爱。

其实,能否赏到最美的圆月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在这悠长的岁月里,一直有一个人陪在你身边,和你一起赏月,一起慢慢变老,能够把另一半宠爱到白头,真正做到白头偕老,才是最幸福的事。